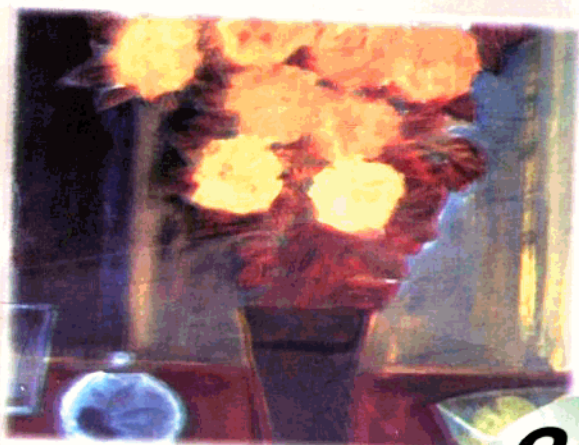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 中国卷

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王列耀 选编



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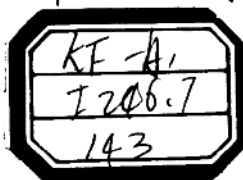
I207.427/
14.3

I246.7/05129.1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

97.1.6

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

(9)

王列耀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(9) / 王列耀 选编. — 广州:
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)

ISBN 7-81029-446-6

I. 中...

II. 王...

III. 短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
IV. I246.7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5 字数: 7.5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0 册

全卷 28 本 总定价: 112.00 元

(每本 4.00 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期待	师陀 (1)
猫	钱钟书 (10)
古老师和他的太太	黄药眠 (62)

期 待

师 陀

我忽然想起徐立刚的父亲徐大爷同徐立刚的母亲徐大娘。徐立刚就是人家叫他大头的徐立刚，我小时候的游伴，据说早已在外面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被枪杀了；并且当我问起的时候，只有极少几个人能想起他的名字，这个小城的居民几乎完全把他给忘了。那么这两个丧失了自己独养子的老人，两棵站立在旷野上的最后的老芦草，他们是怎样在风中摇曳，怎样彼此照顾，而又怎样度着他们的晚境的呢？

这一天我站在他们门前，快近黄昏时分，许多年前的情景又油然回到我心里来。徐大爷是个中年人，高大，庄严，有一条腿稍微有点瘸。徐大娘跟她丈夫相反，圆圆的大脸盘儿，相当喜欢说话，常把到他们家里去的年轻人当干儿子看。徐立刚自己由他们调合起来，高大像他父亲，善良像他母亲。徐立刚的妹妹，用红绒绳扎双道髻，是个淘气的小女孩。这人家跟我多亲切，过去跟我多熟！——我想着，我踌躇着，好几回我伸出手又缩回来，忍不住去看街上。

在街上，时间更加晚了，照在对面墙上的云霞的反光逐渐淡下去了。一只猪哼哼着在低头寻觅食物；一个孩子从大街上跑过来；一个卖煤油的尽力敲着木鱼。

“砰，砰！”终于我敲门，随后，一阵更深的静寂。

我于是从新回头观望街景，云霞的反光更淡下去；猪仍旧在寻觅食物；孩子早已跑过；卖煤油的木鱼声越来越急，越响越远。街上没有人了。

“这条街多凄凉！”我心里说，在旁边站着。

有人走出来。

“谁呀？”一个女人在里头大声问。

门臼响着，门呻吟着开了。一条小花狗想朝我扑上来，在那女人背后狂吠。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墙角有棵枣树——我吃过它结的枣的枣树，开始上宿的母鸡蹲在鸡笼顶上，一只红公鸡咕咕着预备往上跳。

我正要问主人在不在家，一个老人在堂屋当门现出来，接着，差不多同时，一个老太太也现出来。他们站在门口向外望着，好像一对从窠里探出头来的小燕。

老人——徐大爷。

“啾啾啾！”他吆喝住狗，一面高声说：“别教它咬，外甥女。是谁在外面哪？”

给我开门的那个30多岁的妇女，也就是徐大爷的外甥女，先是惊异的向我打量着，回答说：“不认识”，然后躲到厨房里去了。

老太太——徐大娘，她分明比她的丈夫更不安。

“谁在外面？站在外面的是谁？”她焦躁的频频转过头去问徐大爷，声音很低，但一直送到大门外。

“我看不大清楚，”徐大爷用力朝我这边瞅着。停了一会，他又说：“真想不到——我看是马，马叔敖吧。”

“马，马，马叔敖……”

徐大娘想着，慌乱的念叨着，突然她发出欢呼。

“哦，马叔敖！真的是你吗？”两个老人同时喊。“进来，进来，别站在外面。你怎么不先捎个信来？”

我没有方法说明他们多快活。他们说着同时奔出来，徐大爷替我赶开狗，徐大娘忙的不知该怎么办——他们好像什么都忘掉了，鸡被惊吓的满院子跑，他们也顾不得管了。

我们于是走进堂屋。屋子里陈设仍旧跟好几年前一样，迎面仍旧供着熏黑了的观音神像，两边挂着的仍旧是当初徐大爷娶亲时人家送的喜联，在条几上——神像前面，仍是香筒、磬和香炉。所有的东西几乎全不曾变动，全在老地方。惟一多出来的是对联顶上簪的纸花，少女出阁时插在男家送来的喜饽上的装饰品。

“有茶吗，外甥女？快拿茶来。”徐大爷关照说，一颠一颠走进来。

徐大娘完全忙糊涂了。这难道是梦吗？她笑着，不住向我上下打量，嘴唇动弹，泪涌出来，在她的老眼里转。

“可不是么，真的是你，叔敖。”她重复说。她问我几时来的，问我中间隔了多少年，我跟他们立刚同时离开的这个小城。然后，一句老太太永不会忘记的老话，她说我比先前高多了。

徐大爷在旁边站着，直到这时才插进嘴。他对徐大娘嚷：

“有话停会也能讲！你就不教人家歇歇，喘口气？”

我们全坐下来。

那位徐大爷的外甥女端来两碗茶，随后走出去。

徐大娘坐在下面网凳上。徐大娘的确老的多，她的原是很强壮的身体衰驼了；她的眼睛看起来很迟钝，脸上的皱

纹比先前更深，皱摺更大；她的包着黑绉纱的头顶，前面一部分分明是秃了的，而其余的几乎也全白了。

“你在外边好吗？”她用袖子擦眼睛，没有留心我望着她时候的惊异。“只说你也一直没在家——这些年你都在什么地方？你看见过立刚没有？”

一阵莫大的恐慌，我对老太太怎么讲呢？我跟她说她的好立刚死了吗？早就被人家杀害了吗？幸喜她的注意并不在这里。人们说老年人就是长老了的小孩，这指的正是徐大娘。徐大娘正在一种天真的兴奋中，你心里会说：“什么念头在她心里转哪，她这么忙？”

“你接到过他的信没有？”她的老眼犹疑不定的转动着，随即加上一句。说着她站起来，一件别的事情分明又引动她了。

徐大爷，像罪人般一直在旁边被煎熬的徐大爷，在他们遭遇的不幸中，长期的悲苦绝望中，他显然学会了体谅忍耐。

“你又？……”徐大爷可怜的瞧着他的老伴，从他的神色上，你又很容易看出他在向她乞求。

徐大娘干脆回答他：“你别管！”

“可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”在绝望中，老头子的声音差不多变成了呜咽。徐大娘可不理他。徐大娘一直朝里边去了。

现在我仔细的观察徐大爷。徐大爷也老的多了，比起徐大娘，我要说你更老了。因为打击对你来的更重，你心上的负担更大，你的痛苦更深。因此你的眼睛也就更加下陷，在昏暗中看去像两个洞；你的头发更少更白，皱纹同样在你脸

上生了根，可是你比你的老伴徐大娘更瘦，更干枯，更惨淡；你的衣服是破旧的，要不是徐大娘催逼，你穿上后决不会想到换的；你的钮扣——自然是早晨你忘记了，上面的两颗你没有扣上。精神上的负担给人的影响有多大呀，徐大爷？你在我对面几乎始终没有作声，眼睛茫然向空中瞅着，慢吞吞的吸着烟。烟早就灭了，可是你没有注意。你的眼里弥漫着泪。看了你的可怜的软弱老态，人决想不到你能忍受这么大的痛苦；而事实上，要不是你的一把年纪支持着你，你会忽然倒下去，用头撞着地或是桌子，你会哀伤的像孩子般痛哭着说：“让我说出来吧，我受不住。让我全说出来吧！”你不会吗？你会的，即使在一个后辈面前你也会的啊！

那么，试想现在我能讲什么呢？面对这个老人。

“这城里变的真厉害，”我说。我们于是从这里开始，从这里谈到城隍庙，谈到地方上的奇闻，谈到最近两年来的收成，慢慢的，最后我们谈到他的女儿，徐立刚的妹妹。

这些自然是无聊话，敷衍话。当我们谈着时候，我深信徐大爷大概正跟我同样——我们心里同样回荡着另一件事。为了害怕，为了避免触到它，我们才提出这些问题。但是除此之外，对着这个可怜老人我又能讲什么呢？一切正如料想，他们的生活很困难；至于他们的小女，那个我最后一次看见她还用红绒绳扎着道髻的淘气小女孩，她也早在两年前出嫁了。

接着我们又不得不静默下来。在我们谈话中间，柜子在卧房里响着，徐大娘终于走出来了。

“怎么还不点上灯？”她精神很充足的问。

徐大爷将灯点上。

徐大娘回到网凳上。徐大娘手里拿个布包，一个一层一层用布严密包起来的包裹。

“这是立刚的信，”她说，一面把布包打开。

徐大娘小心翼翼的将布包打开，剥开一层又是一层。最后有几封被弄污被摸破的旧信从里头露出来了，人很容易看出好几年来她都谨慎的保存着，郑重的锁在柜子里，每遇见识字的她就拿出来，它们曾经被无数的手摸过，无数次被打开过。

“你看这一封，”他从其中拣出一封顶翘翘的。“他怎么说？”

我忍着苦痛把信接过来。这一封是从一个煤矿上寄来的，虽然我很不情愿，也只得存着为了满足一个孩子的心情从信封里抽出信纸。

父亲大人：来信敬悉。我在这边差称平顺，以后最好少写信来。妹妹年纪还轻，似不必急于订婚；不过你跟母亲既然主意已定，事情原委我不清楚，很难参加意见。总之只要她本人将来满意就好。说到回家，恐怕对大家都不方便，只有将来再说了。……

这些信的内容徐大娘大概早已记熟了，只要看信封上的记号她就准知道里面说什么了，但是她的老眼仍旧毫不瞬转的盯着我，留心听每一个字，好像要把它们捉住。很可能，这些字在她听去很可能一遍比一遍新鲜。

“他说他身子壮吗？”看见我停下来，她唠叨着问。

“是的，”我把信交还她。“他说他身子很壮。”

于是第二封，从湖北一所监狱里寄来的。

“好几年前头，”她叹息说，“他蓦地里写了这封信，教家里给他兑钱。”

第三封，最后的没有发信地址的一封——

我考虑好多遍，每次我都想到将来你们总会明白，把写成的信撕了。但是最后我仍旧决定写，我不能教你们白白想念我。请跟母亲说吧，父亲，硬起心肠（心肠硬有时是有好处的），请跟她说以后别等我了。现在我很平静。只有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心里才乱，……父亲，以后全家都放在你身上，妹妹跟母亲都系在你身上，你要保重自己，要想开一点，千万别抛弃她们。要留心母亲。要好好看待妹妹。我知道你不会责备我。最好忘记我，权当根本没有我这个儿子……

我念着，手不住的抖着。

“他为什么说不回来了呢？”徐大娘怀疑的问我。“一千个好不如一个好，外面再好总没有家里好！”

大家都不作声。她的目光转到别处，望着空中，泪源源滚到老皱的脸上来。

“男孩子心肠真狠，不想想作娘的怎么过的，出门就不回来了！”她哽咽着，颤巍巍的举起手去擦眼泪。“好几年不往家里打信，我常常想，不知道他是胖或是瘦，也不知道受不受苦……我连模样都猜不出——本来家里有他一张照像，后来人家说要来搜查，徐大爷给他烧了。”

难言的悲恸，强迫我走开。我小时候的游伴，高大像他父亲，善良又像他母亲的大头徐立刚在我心头活动，在我面前和我相对的，是他身后遗留给这个世界的两位孤苦无助的

老人，我的眼泪同样要流出来了。我的眼睛转向旁边，看见桌子在我进来之前已经抹光，桌面上整齐的摆着四双筷子，先前我没有注意。这当然不是给我摆的。

“你们有客吗，徐大爷？”我低声问，打算作为告辞的理由。

徐大爷始终沉浸在他自己的哀愁中，不可知的思想中，或幻梦中。

“没有，没有客。”

老人抬起头来懵懂的瞅着我，后来终于明白我的意思，翘翘下巴指着筷子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干哑声音说：

“那一双是我外甥女的，她来住几天。这一双是——是她给他放的！”

天下事还有比这更令人痛心并令人永永难忘？这筷子是给“他”预备的，给好儿子徐立刚的！他死了好几年，从人世上湮灭好几年，还一年一年被等待，被想念，他的母亲还担心他胖了瘦了，每天吃饭她还觉得跟平常一样，跟他在家时候一样，照例坐在她旁边。难道当真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吗？还有他们怎么想呢？那些谋杀徐立刚的人，当他们杀害他的时候，他们可曾想到母亲的心多仁慈，多广大，她的爱情多深吗？不，这些杀人的魔鬼是绝对不会想到的。

请想想两个老人的惊慌吧，当我终于硬着头皮站起来向他们告辞的时候。

“怎么，你要走吗，叔敖？你不在这里用饭？”徐大爷在后面大声呼喊。

徐大娘——她更加惊慌，跟小鸟一样，并且脸上还挂着泪呢。

“别走，叔敖，在这里吃饭！……你明天还来吗？”她用更大的声音向我呼喊。

我尽可能赶快走出去，或是说逃出去——不来了，徐大娘；还有你，徐大爷！让我们以河水发誓，除非城墙夷为平地，除非这个世界翻转来，永远不来了！

天不知几时黑下来了。我穿过天井，热泪突然滚到脸上，两个老人从后面追上来，直把我送出大门。街上没有灯火。所有的居民都已回到他们自己家里，他们的温暖的或不温暖的老巢里了。在上面，满天星斗正耿耿望着人间，望着这个平静的住着两个可怜老人的小城，照耀着寂无行人的街道。我摸索着沿街走下去，风迎面吹过来，一个“叫街”的正远远的不知在何处哀呼。两个老人继续留在门口，许久许久，他们中间的一个——徐大爷在暗中叹了口气；他们中间的另一个——徐大娘说城门这时候大概落了锁了。

[简 评]

《期待》，作者师陀，前期创作署名芦焚。1937年5月，他的短篇小说集《谷》，曾与曹禺的剧本《日出》、何其芳的散文集《画梦录》共获《大公报》文艺奖。

《期待》描写丧失了独养儿子的老人，对已在远方监狱中早已牺牲了的儿子的苦苦期待。

徐大娘不认识字，也不知道儿子徐立刚早已被当局杀害。儿子离家之后，她保存着儿子的每一封来信，也包括那封没有发信地址的临终遗信。她记挂着儿子的胖瘦，在饭桌上给儿子摆着碗筷。

小说没有过多去正面描述徐家二老的心理活动，而是通

过“我”面对徐大娘时无法按捺的痛苦与不得已的“瞒骗”，控诉着杀人魔鬼的凶残。

猫

钱钟书

“打狗要看主人面，那么，找猫要看主妇面了——”颐谷这样譬释着，想把心上一团蓬勃的愤怒梳理乱发寨似的平顺下去。诚然，主妇的面，到现在还没瞧见，反正那混账猫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，此刻也无从去打它。只算自己晦气，整整两个半天的功夫，全白费了。李先生在睡午觉，照例近三点钟才会进书房。满肚子憋着的怒气，到那里都冷了，非趁热发泄它不可。凑巧老白送茶进来，颐谷指着桌上抓得千条百孔的稿子，字句流离散失得像大轰炸后市民，说：“你瞧，我回去吃顿饭，出了这个乱子！我临去把誊清的稿子给李先生过目，谁知他看完了就搁在我桌子上，没放在抽屉里，现在又得重抄了。”

老白听话时的点头一变而为摇头，叹口微气说：“那可糟啦！这准是‘淘气’干的。‘淘气’可真淘气！太太惯了它，谁也不敢碰它一根毛。齐先生，你回头告诉老爷，别让‘淘气’到书房里来，”他躬着背儒缓地出去了。“淘气”就是那闹事的黑猫。它在东皇城根穷人家家里，原叫做“小黑”。李太太嫌“小黑”的称谓太俗，又笑说：“那跟门房‘老白’

不恰是一对儿么？老白听了要生气的。”猫送到南长街李家的那天，李太太正请朋友们茶会，来客都想给它起个好听的名字。一个爱慕李太太的诗人说：“在西洋文艺复兴的时候，标准美人要生得黑。我们读莎士比亚和法国七星派诗人的十四行诗，就知道使他们颠倒的都是些黑美人。我个人也觉得黑比白来得神秘，富于含蓄和诱惑。一向中国人喜欢女人皮肤白，那是幼稚的审美观念，好比小孩只爱吃奶，没资格喝咖啡。那只猫又黑又美丽，不妨借莎士比亚的名称，叫它 Dark Lady 也好。”有两个客人听了彼此做个鬼脸，因为这诗人说话明明双关着女主人。李太太自然极高兴，只嫌 Dark Lady 名字太长。她受过美国式的教育，养成一种逢人叫小名以表亲昵的习气，就是见了莎士比亚，她也会唤他 Bill，何况猫呢？所以她采用诗人的提议，同时来个简称，叫 Darkie。大家一致说“妙”，没人想到这简称的意义并非“黑美人”，而正是李太太嫌俗的“小黑”。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头子，当场一言不发，回家翻了半夜的书，明天清早赶来看李太太，讲诗人的坏话道：“他知道什么？我当时不好意思跟他抬杠，所以忍住没有讲。中国人一向也喜欢黑里俏的女人，例如倾国倾城的妲己，古文作‘黜己’，就是说她黑而美。黜己刚是 Darkie 的音译，并且也译了意思。哈哈！太巧了！太巧了！”这猫仗着女主人的爱，专闹乱子，不上一星期，它的外国名字叫滑了口，变为跟 Darkie 双声叠韵的译名：“淘气”。所以，好像时髦教会学校的学生，这畜生中西名字，一应俱全，而且未死已蒙溢法——译名。它到了李家不足两年，在这两年里，日本霸占了东三省，北平的行政机构改组了一次，非洲亡了一个国，兴了一个帝国，国际

联盟暴露了真相，只算一场国际联梦或者一群国际联盲，但是李太太并没有换丈夫，淘气还保持着主人的宠爱和自己的顽皮。在这变故反复的世界里，多少人对主义和信仰能同样地耐久或有恒呢？

这是齐颐谷做李建侯的试用私人书记的第三天，可是还没瞻仰过那位有名的李太太。要讲这位李太太，我们非得用国语文法家所谓最上级形容词不可。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，她长相最好看，好为人最风流豪爽，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，她请客的次数最多，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，她的交游最广。并且，她的丈夫最驯良、最不得事。假使我们在这些才具之外，更申明她住在战前的北平，你便知道她是全世界文明顶古的国家里第一位高雅华贵的太太。因为北平——明清两代的名士像汤若士，谢在杭们所咒诅为最俗、最脏的北京——在战事前几年忽然被公认为全国最文雅、最美丽的城市。甚至无风三尺的北平尘土，也一变而为古色古香，似乎包含着元明清三朝帝国的劫灰，欧美新兴小邦的历史博物院都派人来装了瓶子回去陈列。首都南迁以后，北平失掉它一向政治上的作用；同时，好像一切无用过时的东西，它变为有历史价值的陈设品。宛如一个七零八落的旧货摊改称五光十色的古玩铺，虽然实际上毫无差异，在主顾的心理上却起了极大的变化。逛旧货摊去买便宜东西，多少寒窘！但是要上古玩铺你非有钱不可，还得有好古癖，还得有鉴别力。这样，本来不屑拾旧货的人现在都来买古玩玩了，本来不得已而光顾旧货摊的人现在也添了身分，算是古董收藏的雅士了。那时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，就充得通品，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傲，仿佛是个头衔和资格。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